

卷第四百一十九 龍二

柳毅

柳毅

唐儀鳳中，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，將還湘濱。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，遂往告別。至六七里，鳥起馬驚，疾逸道左。又六七里，乃止。見有婦人，牧羊於道畔。毅怪視之，乃殊色也。然而蛾臉不舒，中袖無光。凝聽翔立，若有所伺。毅詰之曰：「子何苦而自辱如是？」婦始楚而謝，終泣而對曰：「賤妾不幸，今日見辱於長者。然而恨貫肌骨，亦何能愧避？幸一聞焉：妾洞庭龍君小女也，父母配嫁涇川次子。而夫婿樂逸，為婢僕所惑，日以厭薄。既而將訴於舅姑。舅姑愛其子，不能御。迨訴頻切，又得罪舅姑。舅姑毀黜以至此。」言訖，歔歔流涕，悲不自勝。又曰：「洞庭於茲，相遠不知其幾多也。長天茫茫，信耗莫通，心目斷盡，無所知哀。聞君將還吳，密通洞庭，或以尺書寄托侍者，未卜將以為可乎？」毅曰：「吾義夫也。聞子之說，氣血俱動，恨無毛羽，不能奮飛，是何可否之謂乎？然而洞庭深水也，吾行塵間，寧可致意耶？唯恐道途顯晦，不相通達，致負誠托，又乖懇願。子有何術，可導我邪？」女悲泣且謝曰：「負載珍重，不復言矣。脫獲回耗，雖死必謝。君不許，何敢言？既許而問，則洞庭之與京邑，不足為異也。」毅請聞之。女曰：「洞庭之陰，有大橘樹焉，鄉人謂之社橘。君當解去茲帶，束以他物，然後叩樹三發，當有應者。因而隨之，無有礙矣。幸君子書敘之外，悉以心誠之話倚托，千萬無渝。」毅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女遂於襦間解書，再拜以進。東望愁泣，若不自勝。毅深為之戚，乃置書囊中。因復問曰：「吾不知子之牧羊，何所用哉？神祇豈宰殺乎？」女曰：「非羊也，兩工也。」「何為兩工？」曰：「雷霆之類也。」數顧視之，則皆矯顧怒步，飲齷甚異，而大小毛角，則無別羊焉。毅又曰：「吾為使者，他日歸洞庭，幸勿相避。」女曰：「寧止不避，當如親戚耳。」語竟，引別東去。不數十步，回望女與羊，俱亡所見矣。其夕，至邑而別其友。月餘（「月餘」原作「日餘」。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到鄉還家，乃訪於洞庭。洞庭之陰，果有橘社。遂易帶向樹，三擊而止。俄有武夫出於波間，再拜請曰：「貴客將自何所至也？」毅不告其實，曰：「走謁大王耳。」武夫揭水指路，引毅以進。謂毅曰：「當閉目，數息可達矣。」毅如其言，遂至其宮。始見台閣相向，門戶千萬，奇草珍木，無所不有。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。曰：「客當居此以伺焉。」毅曰：「此何所也？」夫曰：「此靈虛殿也。」諦視之，則人間珍寶，畢盡於此。柱以白璧，砌以青玉，床以珊瑚，簾以水精。雕琉璃於翠楣，飾琥珀於虹棟。奇秀深杳，不可殫言。然而王久不至。毅謂夫曰：「洞庭君安在哉？」曰：「吾君方幸玄珠閣，與太陽道士講大經。少選當畢。」毅曰：「何謂大經？」夫曰：「吾君龍也，龍以水為神，舉一滴可包陵谷。道士乃人也，人以火為神聖，發一燈可燎阿房。然而靈用不同，玄化各異，太陽道士精於人理，吾君邀以聽。言語畢，而宮門辟，景從雲合，而見一人披紫衣，執青玉。夫躍曰：「此吾君也。」乃至前以告之。君望毅而問曰：「豈非人間之人乎？」毅對曰：「然。」毅而設拜（明抄本「毅而設拜」作「既而對後拜」），君亦拜。命坐於靈虛之下。謂毅曰：「水府幽深，寡人闇昧。夫子不遠千里，將有為乎？」毅曰：「毅，大王之鄉人也。長於楚，遊學於秦。昨下第，間驅涇水右塗，見大王愛女，牧羊於野。風環雨鬢，所不忍視。毅因詰之，謂毅曰，為夫婿所薄，舅姑不念，以至於此。悲泗淋漓，誠怛人心。遂托書於毅。毅許之。今以至此。因取書進之。洞庭君覽畢，以袖掩面而泣曰：「老父之罪，不能鑿（「能鑿」原作「診堅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聽，坐貽聾瞽，使閨窗孺弱，遠罹構害。公乃陌上人也，而能急之。幸被齒發，何敢負德？」詞畢，又哀咤良久。左右皆流涕。時有宦人密視君者，君以書授之，令達宮中。須臾，宮中皆慟哭。君驚謂左右曰：「疾告宮中，無使有聲。恐錢塘所知。」毅曰：「錢塘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寡人之愛弟。昔為錢塘長，今則致政矣。」毅曰：「何故不使知？」曰：「以其勇過人耳。昔堯遭洪水九年者，乃此子一怒也。近與天將失意，塞其五山。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，遂寬其同氣之罪。然猶縻係於此。故錢塘之人，日日候焉。」語未畢，而大聲忽發，天拆地裂，宮殿擺簸，雲煙沸湧。俄有赤龍長千餘尺，電目血舌，朱鱗火鬣，項掣金鎖，鎖牽玉柱，千雷萬霆，激繞其身，霰雪雨雹，一時皆下。乃臂青天而飛去。毅恐蹶仆地。君親起持之曰：「無懼，固無害。」毅良久稍安，乃獲自定。因告辭曰：「願得生歸，以避復來。」君曰：「必不如此。其去則然，其來則不然。幸為少盡纏緜。」因命酌互舉，以敘人事。俄而祥風慶雲，融融怡怡，幢節玲瓏，簫韶以隨。紅妝千萬，笑語熙熙。後有一人，自然蛾眉，明璫滿身，綉縠參差。迫而視之，乃前寄辭者。然若喜若悲，零淚如霰。須臾紅煙蔽其左，紫氣舒其右，香氣環旋，入於宮中。君笑謂毅曰：「涇水之囚人至矣。」君乃辭歸宮中。須臾，又聞怒苦，久而不已。有頃，君復出，與毅飲食。又有一人披紫裳，執青玉，貌聳神溢，立於君左右。謂毅曰：「此錢塘也。」毅起，趨拜之。錢塘亦盡禮相接，謂毅曰：「女姪不幸，為頑童所辱。賴明君子信義昭彰，致達遠冤。不然者，是為涇陵之土矣。饗德懷恩，詞不悉心。」毅才為退辭謝，俯仰唯唯。然後回告兄曰：「向者辰發靈虛，已至涇陽，午戰於彼，未還於此。中間馳至九天，以告上帝。帝知其冤而有其失，前所遣責，因而獲免。然而剛腸激發，不遑辭候，驚擾宮中，復忤賓客。愧惕慚懼，不知所失。」因退而再拜。君曰：「所殺幾何？」曰：「六十萬。」「傷稼乎？」曰：「八百里。」「無情郎安在？」曰：「食之矣。」君撫然曰：「頑童之為是心也，誠不可忍。然汝亦太草草。賴上帝顯聖，諒其至冤。不然者，吾何辭焉？從此已去，勿復如是。」錢塘復再拜。是夕，遂宿毅於凝光殿。明日，又宴毅於凝碧宮。會友戚，張廣樂，具以醪醴，羅以甘潔。初筵角擊鼓，旌旗劍戟，舞萬夫於其右。中有一夫前曰：「此錢塘《破陣》樂。」旌鉞杰氣，顧驟悍栗。坐客視之，毛髮皆豎。復有金石絲竹，羅綺珠翠，舞千女於其左。中有一女前進曰：「此貴主《還宮》樂。」清音宛轉，如訴如慕。坐客聽之，不覺淚下。二舞既畢，龍君太悅，錫以綺綺，頒於舞人。然後密席貫坐，縱酒極娛。酒酣，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：「大天蒼蒼兮，大地茫茫。人各有志兮，何可思量？狐神鼠聖兮，薄社依牆。雷霆一發兮，其孰敢當？荷真人兮信義長，令骨肉兮還故鄉。齊言慚愧兮何時忘？」洞庭君歌罷，錢塘君再拜而歌曰：「上天配合兮，生死有途。此不當婦兮，彼不當夫。腹心辛苦兮，涇水之隅。風霜滿鬢兮，雨雪羅襦。賴明公兮引素書，令骨肉兮家如初。永言珍重兮無時無。」錢塘君歌闕，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。毅踧踖而受爵。飲訖，復以二觴奉二君。乃歌曰：「碧雲悠悠兮，涇水東流。傷美人兮，兩泣花愁。尺書遠達兮，以解君憂。哀冤果雪兮，還處其休。荷和雅兮感甘羞，山家寂寞兮難久留。欲將辭去兮悲綢繆。」歌罷，皆呼萬歲。洞庭君因出碧玉箱，貯以開水犀。錢塘君復出紅珀盤，貯以照夜璣。皆起進毅。毅辭謝而受。然後宮中又變樂，請七門，鼓吹可

作色，踞謂毅曰：「不聞猛石可裂不可卷，義士可殺不可羞耶？愚有衷曲，欲一陳於公。如可，則俱在雲霄；如不可，則皆夷糞壤。足下以為何如哉？」毅曰：「請聞之。」錢塘曰：「涇陽之妻，則洞庭君之愛女也。淑性茂質，為九姻所重。不幸見辱於匪人，今則絕矣。將欲求托高義，世為親戚，使受恩者知其所歸，懷愛者知其所付。豈不為君子始終之道者？」毅肅然而作，欷然而笑曰：「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。毅始聞跨九州，懷五嶽，泄其憤怒。復見斷鎖金，掣玉柱，赴其急難。毅以為剛決明直，無如君者。蓋犯之者不避其死，感之者不愛其生，此真丈夫之志。奈何簫管方洽，親賓正和，不顧其道，以威加人？豈僕之素望哉？若遇公於洪波之中，玄山之間，鼓以鱗須，被以雲雨，將迫毅以死，毅則以禽獸視之。亦何恨哉？今體被衣冠，坐談禮義，盡五常之志性，負百行之微旨。雖人世賢杰，有不如者，況江河靈類乎？而欲以蠢然之軀，悍然之性，乘酒假氣，將迫於人。豈近直哉？且毅之質，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。然而敢以不伏之心，勝王不道之氣。惟王籌之！」錢塘乃逡巡致謝曰：「寡人生長宮房，不聞正論。向者詞述狂妄，搪（「搪」字原闕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補）突高明，退自循顧，戾不容責。幸君子不為此乖問可也。」其夕復歡宴，其樂如舊，毅與錢塘遂為知心友。明日，毅辭歸。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，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。夫人泣謂毅曰：「骨肉受君子深恩，恨不得展愧戴，遂至睽別。」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。夫人又曰：「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？」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，然當此席，殊有歎恨之色。宴罷辭別，滿宮淒然，贈遺珍寶，怪不可述。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。見從者十餘人，擔囊以隨，至其家而辭去。毅因適廣陵寶肆，鬻其所得，百未發一，財以盈兆。故淮南富族咸以為莫如。遂娶於張氏，而又娶韓氏。數月，韓氏又亡。徙家金陵，常以鯨曠多感，或謀新匹。有媒氏告之曰：「有盧氏女，范陽人也。父名曰浩，嘗為清流宰，晚歲好道，獨游雲泉。今則不知所在矣。母曰鄭氏。前年適清河張氏，不幸而張夫早亡。母憐其少，惜其慧美，欲擇德以配焉。不識何如？」毅乃卜日就禮。既而男女二姓，俱為豪族。法用禮物，盡其豐盛。金陵之士，莫不健仰。居月餘，毅因晚入戶，視其妻，深覺類於龍女，而逸豔豐厚，則又過之。因與話昔事。妻謂毅曰：「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？」經歲餘（「經歲餘」原作「然君與餘」。據明抄本改）有一子。毅益重之。既產逾月，乃濃飾換服。召親戚相會（明抄本、陳校本「親戚相會」作「毅於簾室」）之間，笑謂毅曰：「君不憶餘之於昔也？」毅曰：「夙為洞庭君女傳書，至今（明抄本、陳校本「為洞庭君女傳書至今」八字原作「非姻好何以」五字）為憶。」妻曰：「餘即洞庭君之女也。涇川之冤，君使得白。銜君之恩，誓心求報。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，遂至睽違，天各一方，不能相問。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。某惟以心誓難移。親命難背。既為君子棄絕，分無見期，而當初之冤，雖得以告諸父母，而誓報不得其志，復欲馳白於君子。值君子累娶，當娶於張，已而又娶於韓。迨張韓繼卒，君卜居於茲。故餘之父母，乃喜餘得遂報君之意。今日獲奉君子，咸善終世，死無恨矣。」因嗚咽泣涕交下，對毅曰：「始不言者，知君無重色之心；今乃言者，知君有感餘（明抄本、陳校本「感餘」作「愛子」）之意。婦人匪薄，不足以確厚永心。故因君愛子，以托相生（明抄本、陳校本「相生」作「賤質」）。未知君意如何，愁懼兼心，不能自解。君附書之日，笑謂妾曰：『他日歸洞庭，慎無相避。』誠不知當此之際，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？其後季父請於君。君固不許。君乃誠將不可邪，抑忿然邪？君其話之。」毅曰：「似有命者。僕始見君子長涇之隅，枉抑憔悴，誠有不平之志。然自約其心者，達君之冤，餘無及也。以言『慎勿相避』者，偶然耳。豈思哉？洎錢塘逼迫之際，唯理有不可直，乃激人之怒耳。夫始以義行為之志，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邪？一不可也。善素以操真為志尚，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？二不可也。且以率肆胸臆，酬酢紛紜，唯直是圖，不遑避害。然而將別之日，見君有依然之容，心甚恨之。終以人事扼束，無由報謝。吁！今日君盧氏也，又家於人間。則吾始心未為惑矣。從此以往，永奉歡好，心無纖慮也。」妻因深感嬌泣，良久不已。有頃，謂毅曰：「勿以他類，遂為無心。固當知報耳。夫龍壽萬歲，今與君同之，水陸無往不適，君不以為妄也。」毅嘉之曰：「吾不知國客，乃復為神仙之餌。」乃相與觀洞庭。既至而賓主盛禮，不可具紀。後居南海，僅四十年。其邸第輿馬，珍鮮服玩，雖侯伯之室，無以加也。毅之族咸遂濡澤。以其春秋積序，容狀不衰，南海之人，靡不驚異。洎開元中，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，精索道術，毅不得安，遂相與歸洞庭。凡十餘歲，莫知其跡。至開元末，毅之表弟薛嘏為京畿令，謫官東南，經洞庭，晴晝長望，俄見碧山出於遠波。舟人皆側立曰：「此本無山，恐水怪耳。」指顧之際，山與舟相逼。乃有彩船自山馳來，迎問於嘏。其中有一人呼之曰：「柳公來候耳。」嘏省然記之，乃促至山下，攝衣疾上。山有宮闕如人世，見毅立於宮室之中，前列絲竹，後羅珠翠，物玩之盛，殊倍人間。毅詞理益玄，容顏益少。初迎嘏於砌，持嘏手曰：「別來瞬息，而發毛已黃。」嘏笑曰：「兄為神仙，弟為枯骨，命也。」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：「此藥一丸，可增一歲耳。歲滿復來，無久居人世，以自苦也。」歡宴畢，嘏乃辭行。自是已後，遂絕影響。嘏常以是事告於人世。殆四紀，嘏亦不知所在。隴西李朝威敘而歎曰：「五蟲之長，必以靈者，別斯見矣。人裸也，移信鱗蟲。洞庭含納大直，錢塘迅疾磊落，宜有承焉。嘏詠而不載，獨可鄰其境。愚義之，為斯文。」（出《異聞集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